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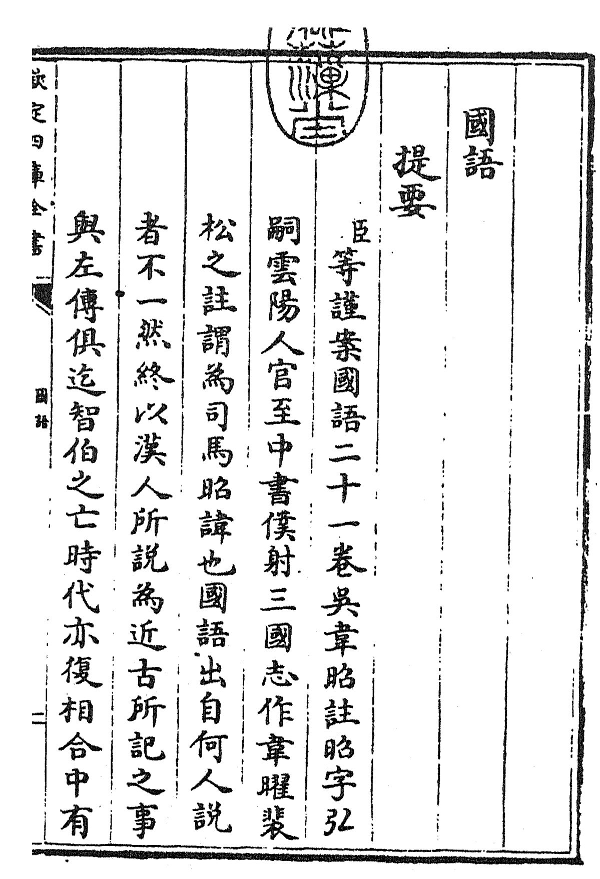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國語卷一 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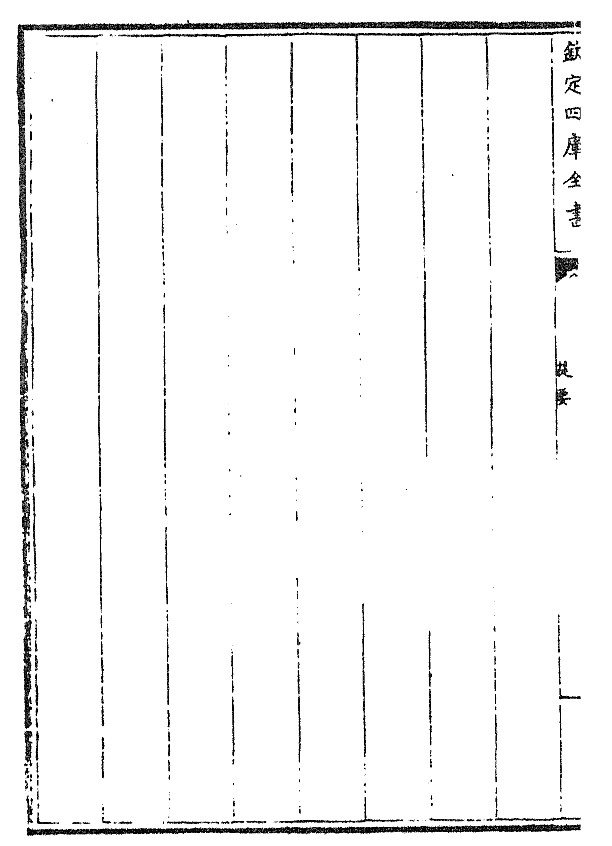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國語二十一卷吳韋昭註昭字弘嗣雲陽人官至中書僕射三國志作韋曜裴松之註謂為司馬昭諱也國語出自何人說者不一然終以漢人所說為近古所記之事與左傳俱迄智伯之亡時代亦復相合中有

與左傳不符者猶新序說苑同出劉向而時復牴牾葢古人著書各據所見之舊文疑以存疑不似後人輕改故也漢志作二十一篇其諸家所註隋志唐志固本皆二十一卷王肅本二十二卷賈逵本二十卷互有增減葢偶然分併非有異同惟昭所註本隋志作二十二卷唐志作二十卷而此本首尾完具實二十一卷諸家所傳南北宋版無不相同

知隋志誤一字唐志脫一字也前有昭自序稱兼采鄭衆賈逵虞翻唐固之注今攷所引鄭說虞說寥寥數條惟賈唐二家援据駁正爲多序又稱凡所發正三百七事今考註文之中昭自立義者不過六七十事合以所正訛字衍文錯簡亦不足三百七事之數其傳寫有誤以六十爲三百歟崇文總目作三百十事又七字轉訛也此本爲衍聖公孔傳鐸

所刊如魯語公伯文伯飲酒一章註中此堵父詞四字當在使鼈長句下而誤入遂出二字下小小舛訛亦所不免然較諸坊本則頗為精善自鄭衆解詁以下諸書並亡國語注存於今者惟昭為最古黄震日鈔嘗稱其簡潔而先儒舊訓亦往往散見其中如朱子註論語無所取材毛奇齡詆其訓材為裁不見經傳改從鄭康成桴材之説而不知鄭語計



億事材兆物句昭注曰計算也材裁也已有

此訓然則奇齡失之眉睫間矣此亦見其多

資攷證也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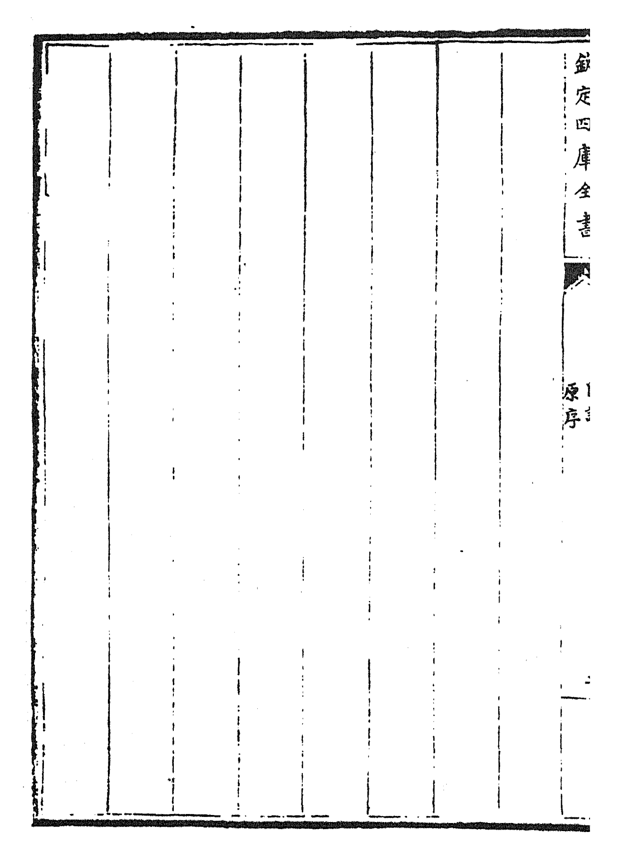
國語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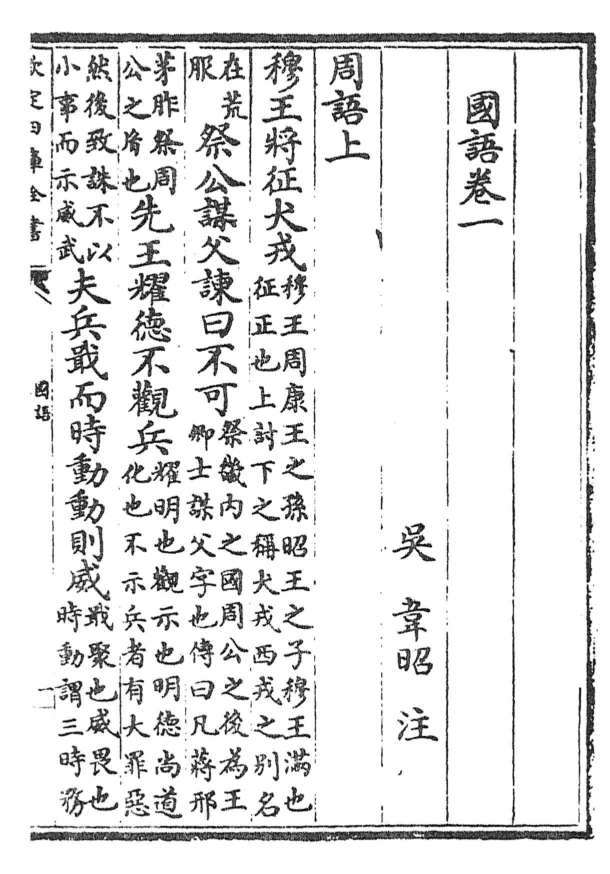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知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

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禄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繆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為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晣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為已憭矣然於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黄武之閒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為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注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

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為之解因賈君之精實采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撿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吳

韋昭撰


欽定四庫全書
原序



國語卷一

吳　韋昭　注

周語上

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誅不以小事而示威武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戢聚也威畏也時動謂三時務

〔農一時講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玩黷也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公周公旦之謚也頌時邁之詩武王既伐紂周公為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則也干盾也戈戟也櫜韜也言天下已定聚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懿美也肆陳也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德於是夏而歌之樂章大者曰夏〕允王保之〔允信也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茂勉也性情性也〕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求不匱乏也〕而利其器用〔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鄉方也〕以文修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

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保守也滋益也昔我先王世后稷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以服事虞夏謂棄為舜后稷不窋繼之於夏啓也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棄廢也衰謂啓子太康也廢稷之官不復務農夏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是也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失稷官也不窋棄之子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而自竄于戎翟之間竄匿也堯封棄于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于邰邰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纂繼也緒事也脩其訓典訓教也典法也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奕亦前人也載成也忝辱也至于武王昭前之光

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保養也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商殷之本號辛紂名也大惡大為民所惡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戴奉也戎兵也牧商郊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商以前并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令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周禮亦

以蠻服為要服足以相況矣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諸侯之近者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皆紛錯不同惟賈君近之蠻夷要服蠻蠻圻也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此言蠻夷要服則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戎翟荒服戎翟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四千五百里為鎮圻五千里為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采

地之君其見無數侯服者祀供月祀也堯舜及周侯服皆歲見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皆以所貢助祭于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珤為贄故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日祭日祭祭于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于曾高時享時享于二祧歲貢歲貢于壇墠終王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意志也謂邦國之内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意以自責畿内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晉語曰

信于名則上下不干有不王則脩德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詞告曉之地遠者畧輕也于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脩于德而無勤民于遠勤勞也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珤來見王也天子曰予

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犬戎而示之兵法也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氏循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聽穆王責其不享也其有以禦我矣禦猶應也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

恭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恭王穆王之子恭王伊扈也涇水名康公密國之君姬姓有三女奔之奔不由媒氏也三女同姓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康公之母欲使

進於王夫獸三為羣自三以上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粲美貌王
田不取羣不盡羣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公行下衆公諸侯也下衆不敢誣衆也禮
國君下卿位遇衆則式禮之也王御不參一族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取異姓以備
三不參一族也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
堪任也王猶不堪況爾小醜醜類也王者至尊且猶不堪況女小人之類乎小醜
備物終必亡言德小而物備終取之必以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密今
安定陰密縣是也近涇
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恭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厲王胡也謗誹也召公告王曰

民不堪命矣召公召康公之孫穆公虎也為王卿士言民不堪暴虐之政令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巫言謗王王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也召公曰是障之也障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流者曰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川之潰決害於人也民亦如之民之敗亂害於上也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治也導通也為民者宣之使言宣猶放也觀民所言以知其得失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曲無目

曰瞽瞽樂師曲樂曲也史獻書史外史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少師也箴箴刺王闕以正得失瞍賦無眸子曰瞍賦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絃歌諷誦誦謂箴諫之語也百工諫百工執技以事上者諫者執藝事以諫謂若匠師慶諫魯莊公丹楹刻桷者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王也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盡規盡其規以告王也親戚補察補補過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脩師傅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而後王斟酌焉斟取也酌行也是以事行而不悖悖逆也民之有口也猶土之

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以宣人心而言善敗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民所善者行之其所惡者備之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阜厚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流放也彘晉地漢為彘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王

室其將畢乎畢微也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專擅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利生於物也專利是專百物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害謂愚害榮公者多也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天地成百物民皆將取用之何可專其利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物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怵惕恐懼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頌周頌也思文

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經緯天地曰文克能也烝衆也莫無也匪不也爾女也極中也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於天謂尭時鴻水稷播百穀立我衆民之道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功至大也大雅曰陳錫載周大雅文王之二章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懼難也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言不可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鮮寡也歸附周者寡也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既已也卿士卿之有事者諸侯不享王流于彘享獻也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宣王厲王之子宣王靖也在召公宮者避難奔召公國

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難（及至也）令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怨乎（殺王子令國人得殺之也）夫事君者險而不懟（君諸侯也在危險之中不當懟懟謂若怨晉慶鄭怨惠公復諫違卜棄而不載）而不怨況事王乎（怨心望也怒作氣也）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脩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籍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籍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籍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虢文公諫曰（賈侍中云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為王卿士昭謂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命故農為大事）上

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出於農也器實曰粢在器曰盛）民之蕃庶於是乎生（蕃息也庶衆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共具也給足也）和協輯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殖長也）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厖大也）是故稷為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覛視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癉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先立春日也）大史告稷曰自

令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猶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王（以大史之言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也（距去）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祗敬也祓齋戒祓除也不易易物土之宜）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向師氏所掌之民主耕耨王之籍田者）司空除壇于籍（司空掌地也）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先耕時也）瞽告

有協風至瞽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王即齋宮所齋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淳沃也濯溉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及期期耕日也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齋鬯犧人薦醴犧人司尊也掌共酒醴者王祼鬯饗醴乃行祼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監察也膳夫農正陳藉禮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夫主敬陳藉禮而祭其神為農祈也太史贊王贊導也王敬從之王耕一墢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班三之班次也三於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

（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宰夫下大夫也膳宰膳夫也）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班嘗之（公卿大夫也）庶人終食（終畢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齍盛）而時布之于農（布賦也）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紀猶綜理也協同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布日夜同也滯蟄蟲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土不備墾辟在司寇（墾發也辟

皐也在司寇司寇行其皐乃命其旅曰徇旅衆也徇行也農師一之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農正再之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后稷三之后稷農官之君故次農正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司徒五之司徒省民故次司空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保大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氾監衆官不得掌事故次司徒大史八之大史掌達官府之治故次大師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大史大王則大徇大徇師公卿大夫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如之如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謂田器也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疆境也畔界也鎛鉏屬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

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役使干亂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媚說也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優饒也裕緩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匱神之祀不耕籍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嶽之後也傳曰我諸戎四嶽之裔胄言宣王不納諫務農無以事神使民以致弱敗之咎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王立戲以為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仲山父王卿士食采於樊〕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魯必犯王命而不從〕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政不立即〕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故民必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令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

亦失不誅亦失誅之則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懿公戲也而立伯御伯御括也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孝公懿公之弟稱也諸侯從是而不睦從是而不相親睦於王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子諸侯之子欲使訓導諸侯子也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侯謂為州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也穆仲仲山父之謚穆仲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耇凍棃也

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遺訓先王之教而咨於故實咨謀也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為侯伯也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也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乃料民於太原料數也大原地名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于王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司寇

協姦司寇刑官也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牧協職周禮牧人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工協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也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之珍物斂而藏之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藉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王治農於藉藉藉於千畝田也蒐于農隙春田曰蒐蒐擇也禽獸懷妊未著搜而取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間耨穫亦於藉言王亦至於藉考課之獮於既烝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謂仲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圍守而取之畢時時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習簡習也不謂其少而大

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脩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弱諸侯將避遠王室不親附也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無以賦令也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故事也天道清淨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害政賊為政之道也妨後嗣為將有禍亂也

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湼也滅謂滅西周也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鎬京也幽王在焉邠岐之所近也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也川竭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大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序次也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過失也言民者

不敢斥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烝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有地震陰陽相迫氣動於下故地震也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為陰所鎮笮也陽失而在陰在陰在陰下也川源必塞地動則泉源塞源塞國必亡國依山川令源塞故國將亡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故乏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竭盡也伊出熊耳洛出冢嶺禹都陽城伊洛所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二代之季謂桀紂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

精氣利澤也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潤枯朽而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東遷謂平王遷於洛邑

惠王三年惠王周莊王之孫釐王之子惠王母凉也三年魯莊十九年邊伯石遬為國出王而立子穨三子周大夫也穨莊王之少子王姚之子王姚嬖於莊王生子穨子穨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及邊伯之宮又收石遬之秩故三子出王而立子穨王處于鄭三年王子穨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子國為國也客上客也樂

及徧儛徧儛六代之樂也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一曰諸大夫徧儛也鄭厲公見虢叔厲公鄭莊公之子厲公突虢叔王卿士虢公林父也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不舉不舉樂也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穨歌舞不息樂禍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二門王城門也殺子穨及三大夫王乃入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惠王十五年魯莊三十二年降下也言自上而下有聲象以接人莘

虢邑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其名掌爵祿廢置及策命諸侯孫卿大夫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固猶常也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衷中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馨之升聞者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猶一也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冒抵冒也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馨不上聞於神神不饗也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加誅無辜曰誣百姓攜貳攜離也貳二心也明神弗蠲蠲潔也而民有

遠志欲叛也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懷歸也故神亦往焉觀其
苛慝而降之禍苛煩也慝惡也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
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其亡也
回祿信於聆隧回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隧地名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
山檮杌鯀也過信曰次丕大邳山在河東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
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
在岐山之脊乎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鄗鄗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宣
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

折脊而死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錄在史籍者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昭王周成王之孫康王之子昭王瑕也房國名實有爽德協于丹朱爽貳也協合也丹朱堯子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憑依也儀匹也詩云實惟我儀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憑依其身而匹焉以生穆王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言神壹心依憑於人不遠遷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言神在虢虢其受之王曰然則何為何為在虢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也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取禍今

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大宰王卿掌祭祀之式玉帛之事祝大祝掌祈福祥史大史掌次主位狸姓丹朱之後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也純色曰犧]無有祈也[祈求也勿有求請禮之而已]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巡]狩今其冑見[冑後也謂丹朱之神]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物物數也]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忌父[周公忌父也]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也在周為傅氏]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內史過從至虢[從從大宰而往也內史不掌祭祀王以其賢使聽之]虢公

亦使祝史請土焉祝史號之祝史祝應史嚚也内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潔祀曰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用用其財力也精意以享禋也享獻也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也保養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逞快也違邪也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求利謂請土十九年晉取虢

惠王十九年魯僖之二年

襄王使召公過及内史過賜晉惠公命襄王周僖王之孫惠王之子襄王鄭也召公過召穆公之後召武公也為王卿士惠公晉獻公之庶子惠公夷吾也命瑞命諸侯即位天子賜

之命圭以為瑞節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呂甥瑕呂飴甥也郤芮冀芮皆晉大夫相詔相禮儀不敬慢惰也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玉信圭侯所執長七寸卑下也禮執天子器則上衡稽首首至地也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後後嗣也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夏書逸書也元善也后君也戴奉也后非衆無與守邦邦國也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令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天子自稱曰余一人余一人有辠無辠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般庚殷王祖乙之子令商書般庚是

也臧善也國俗之善則維女衆歸功於下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逸過也罰猶辠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言其辠當在我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大事戎祀也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祓猶拂也考中度衷以涖之涖臨也考中省己之中心以度人之中心恕以臨之昭明物則以訓之物事也則法也制義庶孚以行之義宜也庶衆也孚信也當制立事宜為衆所信而行之祓除其心精也精潔也考中度衷忠也忠恕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

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令晉侯即位而背内外之賂背外不予秦地背内不予里丕之田虐其處者棄其信也虐其處者殺里丕之黨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令晉侯皆施之於人故曰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實滿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四者精忠禮信也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崇尊也立立其祀也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拜日於東門之外然則夕月在西門之外必矣諸侯春秋受職于

王以臨其民言不敢專也大夫士曰恪位著以儆其官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旌表也車服旗章上下有等所以章明貴賤為之表識為摯幣瑞節以鎮之鎮重也摯六摯也謂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幣六幣也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瑞六瑞也王執鎮圭尺二寸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六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節六節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班次也為令聞嘉譽以聲之謂有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爵加錫以聲之

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言為之法制備悉如此尚有放散遷移解慢於事不奉職業者故加之刑辟流之荒裔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遂為夷蠻之民國有斧鉞刀墨之民斧鉞大刑也刀墨謂以刀刻其額而以墨涅之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適嗣也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亹亹勉勉也保守也任職也居非其位雖守職戒懼猶未足也若將廣其心廣其心放情欲也而遠其鄰背秦略也陵其民虐處者也而畀其上不敬王命將何以固守守守位也夫執玉畀替其摯也替廢也廢其執摯之禮拜不稽首誣其王也誣罔也替摯無鎮鎮重也無以自

重誣王無民民亦將誣之夫天事恒象恒常也事善象吉事惡象凶任重享大者必速及速及於禍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大臣呂郤也享食也阿隨也襄王三年而立晉侯襄王三年魯僖之十年錫瑞命在十一年八年而隕於韓八年魯僖之十五年秦怨惠公背施忘德舉兵伐之戰於韓原獲晉侯以歸隕其師徒三月而復之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胄胄後也襄王十六年魯僖之二十四年懷公惠公之子子圉也惠公卒子圉嗣立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晉人刺懷公於高梁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郤芮之字也二子悔納重耳欲焚公宮而殺公寺人披以告公

公潛會秦伯于王城二子焚公宮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大宰文公王卿士王子虎也內史興周內史叔興父晉文公獻公之子惠公異母兄重耳也命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上卿逆于境逆迎也晉侯郊勞郊迎用辭勞也館諸宗廟館舍也舍于宗廟宗廟尊王命也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上公饔餼九牢設庭燎設大燭於庭謂之庭燎及期命於武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宮文公之祖武公之廟也命受王之命設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於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筵席也大宰涖

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也服鷩衣也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贊道也三命三以王命命文公文公三讓後就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饔饔之屬饗饗食之禮贈致贈賄之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大宰上卿也而言公者燕之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

必歸之道訓也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言能行禮則有此四者忠所以分也心中則不偏仁所以行也仁行則有恩信所以守也信守則不貳義所以節也制事之節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得其度也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偷苟且也節度不攜攜離也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賈侍中云三謂忠信仁也昭謂施三謂三讓也服義義宜也服得其宜謂端委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疚病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四者忠信仁義臣故曰晉侯其

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樹種也艾刈也豐厚也）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逮及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后周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嬀也陳嬀有寵生子帶將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于襄王之后隗氏王廢隗氏周大夫頹叔桃子奉子帶以翟師伐周王出適鄭處于氾事在魯僖二十四年）晉侯納之（納王于周而殺子帶在魯僖二十五年）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三年）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襄王二十一年魯僖二十八年也衡雍踐土皆鄭地在今河內溫地捷勝也勝楚所獲兵衆文公以僖二十八年夏四月敗楚師于城濮城濮衛地也旋至衡雍天子臨之晉侯以諸侯朝王且獻所得楚兵

駟介百乘徒兵千也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於是乎始霸

國語卷一

國語卷二

吳 韋昭 注

周語中

襄王十三年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年也下事見二十四年鄭人伐滑滑姬姓小國也先是鄭伐滑滑人聽命鄭師還又即衛故鄭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游孫伯周大夫鄭人執之鄭人文公捷也鄭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王命而執王使王怒將以翟伐鄭翟隗姓之國也富辰諫曰不可

富辰周大夫也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禁禦它人侵侮已者百里猶遠也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常棣之篇是也所以閔管蔡而親兄弟此二句其四章也禦禁也言雖相與很於牆室之內猶能外禦異族侮害已者其後周室既衰厲王無道骨肉恩闕親親禮廢宴兄弟之樂絕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于成周復循常棣之歌以親之鄭唐二君以為常棣穆公所作失之矣唯賈君得之穆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去周公歷九王矣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雖內相很外禦它人故不敗親鄭在天子兄弟也言與襄王有兄弟之親鄭武莊有大勳力于平桓武鄭桓公之子武公滑突也莊武公之子莊公

寤生也王功曰勲平幽王之子平王宜曰也桓平王之孫太子泄父之子桓王林也幽王既滅鄭武公以卿士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桓王即位鄭莊公為之卿士以王命討不庭伐宋入郕在魯隱十年㞐尚書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伐鄭鄭祝聃射王中肩豈得為功桓當為患傳曰鄭有平患之勲昭謂鄭世有功而桓王不賞又奪其政聃雖射王非莊公意又詩敘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明桓王之非也下啚辰又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明各異人不為誤也

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東遷謂平王也晉語曰鄭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是也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子頹周莊王之子惠王叔父也簒王而立惠王出居鄭厲公殺子頹而納之事在周語上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置猶廢也詩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且

夫兄弟之怨不徵於它徵召也它謂翟人徵於它利乃外矣外利在翟章怨外利不義章明也棄親即翟不祥祥善也棄親出翟師以伐鄭以怨報德不仁言鄭有德於王王怨而伐之是為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保養也不義則利不阜阜厚也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三德仁義祥也故能光有天下光大也而龢寧百姓令聞不忘不忘言德及後代也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

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降下也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

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階梯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內娶得偶而有福也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於翟其無乃階禍乎為禍階也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詩云摯仲氏任只又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杞繒由大姒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家也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齊許申呂由大姜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陳由大姬陳嬀姓舜後大姬周武王之元女成王之姊傳曰以元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國家其昔鄢之亡也由仲任鄢妘姓之國仲任氏之女為鄢夫人唐尚書云鄢為鄭武

公所滅非取任氏而亡也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而詩言褒姒滅之明禍有所由也密須由伯姞伯姞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此則文王所滅而獲鼓甲也大雅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不由嫁女而亡世本云密須姞姓鄶由叔妘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為鄶夫人唐尚書云亦鄭武公滅之不由女亡也昭謂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於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聃由鄭姬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姬鄭女為聃夫人同姓相取猶魯昭公取於吳矣亦其瀆姓所以亡息由陳嬀息姬姓之國陳嬀陳女為息侯夫人蔡哀侯亦取於陳息嬀將歸過蔡蔡哀侯止而見之弗賓嬀以告息侯導楚伐蔡蔡侯怨因稱息嬀之美於楚子楚子遂滅息以息嬀歸鄧由楚曼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夫人生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而兼之羅由季姬羅熊姓之國季姬姬氏之女為

羅夫人而亡其國也盧由荊嬀盧嬀姓之國荊嬀盧女為荊夫人荊楚也是皆外利離親者也外利行淫辟求利於外不能親親以亡其國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明顯也庸用也勳功也長老尚齒也愛親禮新親舊親六親也新新來過賓也舊舊君之故舊也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役為也官不易方方道也而財不匱竭貢賦有品財用有節不之盡也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十億曰兆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夫人猶人人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判分也攜離也七德謂尊貴至親舊各以利退以利利其身而

去退自營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暨至也大翟無列於王室列位次也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或云南南面君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令之新鄭新鄭之於王城為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於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昭按內傳子產爭貢曰爵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以此言之鄭在男服明矣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服制改易故鄭在男服禮畿外之侯伯世位其見待重於采地之君故曰是不尊貴之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蔑小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平王東遷依鄭武公桓王即位鄭莊公佐之莊桓王之子

莊王佗也惠莊王之孫僖王之子惠王母涼也爲子穨所簒出居於鄭鄭厲公納之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故曰皆受鄭勞勞功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捷鄭文公之名也弱猶稗也翟隗姓也隗姓亦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桓公友宣王之母弟出者鄭國之封出於宣王之世夫禮新不間舊間代也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姜氏任氏之女世爲王妃嬪令以翟女代之爲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階階翟禍也翟封豕豺

狼也不可厭也封大也厭足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十八年魯僖二十四年也黜廢也翟后既立而通於王子帶故廢之翟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翟人奉子帶以攻王而殺譚伯譚伯周大夫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帥其徒屬以死翟難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翟人言初者惠后已死也以其黨者謂續叔桃子緣惠后欲立子帶故以子帶之黨啓翟人伐周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晉文公納之王出適鄭居于汜也文公納之而殺子帶在魯僖之二十五年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郟洛邑王城之地也王勞之以地王以其勤勞賞

之以地謂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辭辭不受也請隧焉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昭謂隧六隧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則六軍之事也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貢賦唯天子有隧諸侯則無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規規畫而有之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供王祭也上帝天神五帝也山川五嶽河海也百神丘陵墳衍之神也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直也虞度也不直猶不道也不度不億度而至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外地也均平也周禮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使各有寧宇寧安也宇居也以順及天地無逢其

苗害順順天地尊卑之義也若相侵犯則有菑害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言無所利皆均分諸侯内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周禮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言嬪與卿主祭祀也魯語曰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厭足也耳目聲色心腹嗜欲也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文章也死之服謂六隧之民引王柩輅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今天降禍菑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僅猶劣也府先王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九州之長同姓曰叔父而

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謂隧也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應猶受憎惡也言晉文雖當私賞猶非我一人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器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光廣也裕寬也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用也謂為天子創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物隧之屬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流放也言將放辟於荒裔復何陳辭之有若猶是姬姓也謂文公未更姓而王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

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言文公若尚在公侯之位將成霸業以興王室復先王之職則六隧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茂勉也言有天下則隧自至也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鎮撫百姓何政令之為也何以復臨百姓而為政令乎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自制以為隧也余安能知之所不敢禁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襄王從鄭至王城魯僖公二十五年也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二邑在畿內也陽人不服不肯屬晉晉侯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人也王以

晉君爲能德爲能布德行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懷思也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懷來也柔安也使無有遠志遠志離畔也今將大泯其宗祊泯滅也廟門謂之祊祊宗祊猶宗廟也而蔑殺其民人蔑猶滅也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尋討也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謂諸夏之國爲蠻夷之行王於是致武以伐之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羸弱也狎習也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官晉有司也徵召也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震威也玩黷也言舉非義兵誅罰失當故君之武威

將見慢黷而頓弊之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見也匿隱也言不當尚武隱文覿武無烈烈威也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祇適也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為甸服又懼晉不惠恤其民適以震威耀武而見殘破不然豈敢自愛而不服乎且夫陽豈有裔民裔民謂凶惡之民放在荒裔者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放令去也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溫晉之河陽也成公衛文公之子成公鄭

也晉文公討不服衛成公恃楚而不從聞楚師敗于城濮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弟叔武以受盟于踐土或愬元咺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會于溫討不服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故晉侯執之歸之于京師在魯僖二十八年

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王出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言君臣不相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順也言晉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愬欲殺衛侯夫君臣無獄獄訟也無是非曲直獄訟之義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

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用也刑法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不然余何私於衛侯魯人乃歸衛侯在魯僖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不死魯僖為請于王及晉侯皆納玉十瑴於是歸之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襄王二十四年魯僖之三十二年秦師秦大夫孟明視之師也經曰襲周北門王城北門也左右皆免冑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左車左也右車右也言免冑則不解甲而拜矣超乘跳躍上車無威儀所以敗也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讁滿周大夫王孫之名讁猶咎也王曰何

故對曰師輕而驕輕謂超乘也驕謂士卒不肅也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脫簡脫也謂不數旅整陳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險謂殽地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古道廢是行也秦師還鄭商覺之矯以鄭伯之命犒之故還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殽晉地也在今弘農三帥秦三將謂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晉侯晉文公之孫成公之子景公獳也隨會晉正卿士蒍之孫成伯之子士季武子也定王饗之殽烝定王周襄王之孫頃王之子定王榆也烝升也升折俎之殽原公相禮原公周卿士原襄公也相佐也范子私於原公范子隨會也食采於

隨范故或曰隨會或曰范會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以士季之言告王也王召士季季范武子字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凡禘郊皆血腥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王天子公諸侯也禮之立成者為飫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殽烝升體解節折之俎謂之折俎也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獎成也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貽遺也余一人敢設飫禘焉飫半體禘全體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忠厚也親

禮親戚宴饗之禮也舊職故事前好先王之好也 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 體委與之也 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 冒抵觸也没入也儳進退上下無列也 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 適往也班賦也 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 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 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 兄弟昏也 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 協合也典常也 無亦擇其柔嘉 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 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 籩竹器容四升實棗栗糗餌之屬 修其簠簋 修備也簠簋黍稷之器 奉其犧象 犧犧尊飾以犧牛象象尊以象骨為之飾 出其尊

彝尊彝皆受酒之器陳其鼎俎俎設於左牛豕為一列魚腊腸胃為一列膚特於東淨其巾冪淨潔也巾冪所以覆尊彝敬其祓除祓除猶埽除也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實芹菹兔醢之屬酬幣宴貨酬報也聘有酬賓束帛之禮其宴束帛為好謂之宴貨以示容合好示容儀合和好也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子然全體之貌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講講軍旅議大事也章章程也建大德昭大物也大德大功大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坐也烝升也升其備物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顯物示物備也歲飫不倦歲行飫禮不至于解倦時宴不

淫一時之間必有宴禮不至于淫湎月會會計也計一月之經用旬修修十日之中所成為者日完不忘日完一日之所為不忘不忘其禮也服物昭庸采飾顯明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有功采色之飾所以顯明德也文章比象黼黻繪繡之文章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周旋序順周旋容止也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容貌有崇崇飾容止可觀也威儀有則則法也其威可畏其儀可度也五味實氣味以實氣氣以行志五色精心五色之章所以異賢不肖精其心也五聲昭德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飲食可饗和同可觀殽烝故可饗以可去否曰和一心不二曰同和同之道行則德義可觀財用可嘉酬幣宴貨以將

厚意故可嘉也則順而德建則法也建立也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

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三代夏殷周也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秩常也可奉執以為常晉文公蒐於被廬作執秩之法自靈公以來闕而不用故武子修之以為晉國之法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聘問也問者王之所以撫萬國存省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假道自宋適楚經陳也是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也聘禮若過國至于境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廟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覿見也草穢塞路為茀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候不在疆候候人也掌送迎賓客者

疆境也司空不視塗司空掌道路者澤不陂陂障也古不竇澤故障之川不梁流曰川梁渠梁古不防川故渠之野有庾積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場功未畢治場未畢也詩云九月築場圃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且為城守之用墾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蒔也言其稀少猶若蓺物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為廬舍可以寄羈旅之客縣無施舍四甸為縣縣方十六里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民將築臺于夏氏民陳國之民臺觀臺也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及至

也陳靈公舜後恭公之子靈公平國也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楚冠也如往也往徵舒之家淫夏姬賓單襄公也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單子襄公也卿大夫稱子於其私土稱公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至而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

梁教謂月令之屬也九月雨畢十月水涸草木節解而備藏備收藏也月令季秋農事畢收隕霜而冬裘具孟冬則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之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時儆時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修囷倉也偫具也畚器名土籠也梮舁土之器具汝畚梮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施德謂因時警戒謹蓋藏成築功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舟梁以舟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

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制法也表識也鄙四鄙十里有盧盧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疆有寓望疆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囿有林池囿苑也林積木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饑兵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言常用也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奧草皆墾辟也奧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棄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國城邑也班次

也執事有次縣有序民縣鄙之民從事有序令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棄也民罷於逸樂罷於為國君作逸樂之事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敵國位敵也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為之告聘禮曰及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遂以入境告也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人候人為導導賓至於朝出送之境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埽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大祝也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也聘禮卿致館司

徒具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險易也司寇詰姦禁詰姦盗虞
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各供其材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也火師
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監滌濯之事者膳宰致饔熟食曰饔
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司馬掌師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職屬司馬工
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官以物至物事也賓入如歸是故
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
益虔貴國大國也班次也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正長也涖臨也上卿
監之監視也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周禮王十二歲一巡守今雖朝

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子之名有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假道為過賓）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蔑欺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之教）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造為也彝常也）無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休慶也）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對也儷偶也）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卿佐孔儀也賈唐二君云姓命也一曰夏氏姬姓鄭女亦姬姓故謂之瀆姓昭謂夏徵舒之父御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媯姓也而靈公淫其妻是為褻瀆其姓）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

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袞卷龍之衣冕大冠也公之盛服簡畧也彝常也言其棄禮簡畧常服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無從匪彝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言勉帥其德猶恐落墜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無禮則危居大國之間大國魯楚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四者謂教制官令也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八年陳侯殺于夏氏八年魯宣之十年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九年楚子入陳楚子莊王也入陳討夏氏殺君之罪既滅陳而復封之故曰入唐尚書云遂取陳以

為縣誤也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劉畿內之國康公王卿士王季子也發幣於大夫發其禮幣於魯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二子魯卿季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季孫行父也孟獻子仲慶父之曾孫公孫敖之孫孟文伯穀之子仲孫蔑也儉居處節儉也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二子魯大夫叔孫宣子叔牙之曾孫莊叔得臣之子叔孫僑如也東門子家莊公之孫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也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言儉也叔孫東門其亡乎言侈也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臣尚

敬君尚惠也寬肅宣惠君也肅整也宣徧也惠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本位也寬則得衆故可以守位肅所以濟時也濟成也宣所以教施也施徧則民不怨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不干時而動則無敗功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也阜厚也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徹達也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儉則有餘故所以足用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寬猶遠也以儉

足用則遠於憂無乏絕之憂且遠驕僭之罪也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寛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上下君臣也隙瑕釁也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長世多歷年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二子季孟言二人其能以儉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庇覆也恭儉節用無取於民國人說之故其宗族可以覆廕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志在奢侈不恤人之窮匱故憂患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廣大也務自大不顧其上也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

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卿也位在人下而侈其上重而無基故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叔孫下卿季孟上卿）若皆蚤世猶可（蚤世蚤即亡也其家猶可以免也）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十六年魯宣公卒（定王十六年魯宣之十八年）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來告告周大夫也東門子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反宣公薨三桓逐子家遂奔齊也諸侯大夫以君命使出出必有禮贄私覿之事以通情結好吉凶相告子家嘗使于周故以亂告也告在魯宣十八年赴者未及明不及二君）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沒二

年簡王定王之子簡王夷也十一年魯成十六年也宣伯僑如也通於宣公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民逐之故出奔齊言成公未沒二年明不及三君也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簡王八年魯成十三年也成公將與周晉伐秦而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使僑如先修聘禮且告周以成公將朝也見王孫說與之語說周大夫也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禦難距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

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給供也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予也舍不予也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猶名也主德義而已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為德義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如使人之禮無加賜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在賓為介介上介所以佐相禮儀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好也蔑好讓言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晉既克楚于鄢克勝也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之戰于鄢鄢在魯成十六年使郤至告慶于周郤至晉卿步揚之孫蒲城鵲居之子溫季也告慶以勝楚之福告王也未將事將行

也未行告慶之禮王叔簡公飲之酒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皆厚交酬相酬之幣也好貨宴飲以貨為好厚者幣物多也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桓公王卿士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二三君子在朝公卿也導者導晉侯使升郤至以為上卿可以樹黨於晉令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言戰勝楚吾之謀也曰微我晉不戰矣微無也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乘陵也背宋之盟一也宋盟宋華元所合晉楚之

成也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欒武子故遂合二國之好盟在魯成十二年至十六年楚鄭背盟伐宋也德薄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楚王薄德鄭人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鄭叛晉從楚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壯之良謂申叔時幼弱謂司馬子反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卿士子囊子囊不欲背晉楚王不聽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夷楚東之夷也晉語曰楚恭王帥東夷救鄭三陳夷鄭楚也皐不由晉晉得其民言楚叛盟非晉之罪得民得民心也四軍之帥旅力方剛時晉立四軍四軍之帥晉八卿也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知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旅衆也剛強也卒伍治整諸侯與之以晉有信故諸侯與之是有五

勝也有辭一也楚背盟故晉有辭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彊之欒欒書也范士燮也戰而勝是吾力也謂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軍無計謀吾有三伐伐功也三伐勇禮仁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下下車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知政謂為

政也吾曰子則賢矣吾召桓公自謂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郤至位在七人下故恐次未及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從下軍之佐第六卿升為政卿也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盾也為中軍佐第二卿未有軍行升為政卿今欒伯自下軍往欒伯欒書也將下軍第五卿而為正卿也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欒也得郤至四人言已之材優於彼四人也三人之中無有所不及也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言如是君以為何如也襄公曰人有言曰兵

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舉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也夫人性陵上者也如能在人上者人欲勝陵之也故君子上禮讓而天下莫敢陵也不可蓋也言人之美不可掩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滋益也求掩蓋人以自高大則其抑退而下益甚也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為其害己民惡其上為其病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陵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邪也求福以禮不以邪也在禮敵必三讓敵禮敵也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

庇焉則能長利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庇猶廕也言王者先安民然後自庇廕也長利長有福利也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待猶備也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為巳力不亦難乎佻偷也偷天功以為巳力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民力所為以義死用謂之勇若富辰也奉義順則謂之禮謂若管仲責楚包茅畜義豐功謂之仁豐大

也謂若狐假輔骨文姦仁為佻以姦偽行仁為偷仁謂獲鄭伯而舍之姦禮為羞羞恥也謂見楚君而趨姦勇為賊還賊國也姦勇謂逐楚卒夫戰盡敵為上守龢同順義為上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平和也順義順三義也故制戎以果毅戎兵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制朝以序成序次也朝不越爵則政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容容儀也謂下趨也畔國即讎佻也畔其國而即讎人謂舍鄭伯欲以偷仁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廢也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違避

也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

郤至歸明年死難明年魯成十七年也死謂為厲公所殺

及伯與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與周大夫獄訟也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佐伯與王叔不勝遂出奔晉在魯襄十年

國語卷二

謹案卷一第二頁前一行昔我先王世后稷刊本脫王字據宋本增

第四頁後一行以責犬戎而示之兵法也刊本法譌非據宋本改

第六頁前七行脩師傳理瞽史之教以踸于王刊本複衍脩字又脫師傳二字據宋本删增

第十頁後五行大史掌達官之治刊本達譌逆據宋本改

第十三頁後六行邠岐之所近也三川涇渭洛刊本邠訛盖洛訛汭並據宋本改

第十六頁後六行其丹朱之神乎刊本脱之神二字據宋本增

第二十二頁前七行守節不淫信也刊本節訛禮據宋本改

卷二第四頁前一行盧由荆媯刊本盧訛盧據宋本改注同

第七頁後七行魯僖公二十五年也刊本脫此句
據宋本增
第十頁後三行李范武子字刊本脫武字據宋本
增
第十三頁前一行司空掌道路者刊本司空下衍
卿官二字據宋本刪
第十三頁前六行縣方十六里刊本十六訛六十
據宋本改

第十七頁前七行言儉也刋本脫此句據宋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温之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國語卷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國語卷三

吳 韋昭 注

周語下

柯陵之會柯陵鄭西地名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在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襄公王卿士單朝之諡也時命事而不與會故不書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厲公州蒲也視遠望視遠步高舉足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郤錡晉卿郤克之子駒伯也犯陵犯人郤犨見其語迂郤犨

晉卿郤錡之族父步揚之子若成叔也适适回加誣于人郤至見其語伐郤至晉卿郤犨之弟子溫季昭子也伐好自伐其功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卿國歸父之子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言及晉難語次及晉將罪己之難及為郤犨所誣晉將伐鄭使欒黶乞師於魯成公將如會叔孫僑如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氏而取其室穆姜送公使逐季孟公以晉難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公懼侍於壞隤職守而後行故不及戰郤犨受僑如之賂為之譖魯於晉侯曰魯侯後至者待於壞隤將以侍勝者也晉侯怒不見公故成公為單子言之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

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故事也將以天道占之乎以人事知之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瞽樂大師掌知音樂風氣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史大史掌抱天時與大師同車皆知天道者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論語曰四體不勤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目以處義義宜也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在存也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

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謫譴也視遠曰絕其義言日日絕其宜也足高曰棄其德人君容止佩玉有節今步高失儀棄其德也言爽曰反其信爽貳也反違也聽淫曰離其名淫濫也離失也名聲也失所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踐履也履德行口以庇信庇覆也言行相覆為信耳以聽名者也耳所以聽別萬物之名聲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亡其二為偏喪偏喪有咎咎及身也既喪則國從之既盡也四者盡喪國從而亡晉侯爽二吾是以云爽當為喪字之誤也喪二視與步也是為偏喪故言晉君當之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

可以戒懼矣三卿錡犨至也復有五人為大夫故謂八郤也高位寔疾僨高者近危疾速僨隕也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亟也讀若廟昔酒焉味厚也其毒亟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伯錡也叔犨也季至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掩人之美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益猶加也三怨陵誣掩也雖齊國子亦將與焉與猶與於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招舉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聞過以自改齊其有乎言無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國德已國有德也鄰於不修與不修德者為鄰也今君偪於晉而鄰於

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翟之人謂叔孫僑如也僑如之父得臣敗翟於鹹獲長翟僑如因名其子為僑如利而不義者好利而不義通於穆姜欲逐季孟而專魯國其利淫矣流之若何言其所利驕淫之事耳流放也放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

諸侯會于柯陵簡王十一年魯成十七年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厲公既殺三郤欒書中行偃懼誅執厲公而殺之於匠麗氏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翼晉別都也傳曰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不得同於先君也禮諸侯七命遣車七乘以車一乘不成喪齊人殺國武子是年齊人又殺國佐也齊慶克通於靈公之母聲孟子國佐召慶克而謂

之慶克以告夫人夫人怨之於靈公靈公殺之在魯成十八年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讒詛不畜羣公子故孫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跛偏任也視無還睛轉復還為反聽無聳不聳耳而聽言無遠遠謂非耳目所及也言敬必及天象天之敬乾乾不息言忠必及意出自心意為忠言信必及身先信於身而後及人言仁必及人博愛於人為仁言義必及利能利人物然後為義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言知必及事能處事物為知言勇必及制以義為制也勇而不義非勇也言教必及辯辯別也能分別是非乃可以教言孝必及神孝于鬼神則存者信矣言惠

必及和惠愛也和睦也言致和和睦乃能親愛言讓必及敵雖在匹敵猶以禮讓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急其宗也有慶未嘗不怡慶福也怡說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單襄公之子也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經緯天地曰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也祚福也天之所福小則得國大則得天下夫敬文之恭也文者德之總名恭者其別行也十一義皆如之忠文之實也忠自中出故為文實誠也信文之孚也孚覆也仁文之愛也仁者文之慈愛義文之制也義所以制斷事宜知文之輿也知所以載行文德勇文之帥也謂以勇帥行其心義教文之施也所以施布德化孝文之

本也言人始于事親故孝為文本惠文之慈也慈愛也讓文之材也材用也象天能敬言能則天是能敬也帥意能忠帥循也循己心意恕而行之為忠思身能信思誠其身乃為信也易曰體信足以長人愛人能仁言愛人乃為仁利制能義以利為制故能義也事建能知能處立百事為知帥義能勇循義而行故能勇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施辯能教施其道化能辯明之故能教也昭神能孝昭顯也尊而顯之若周公然慈和能惠慈愛和睦故能惠也推敵能讓與己體敵猶推先之故能讓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夫子晉周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以天之六氣為經以

地之五行為經緯不爽文之象也爽差也文王質文故天緯而成之祚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質文其質性有文德也被被服之也言文王質性有文德故能得天下晉周被服之可以得國則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父昭子穆孫復為昭一昭一穆相次而下近者言周子之親與晉最近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德之道路端德之信也端慤故信成德之終也志定故能終也慎德之守也守守德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言周子明於善德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相助也慎成端正覆述上事為下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休喜也

被文相德非國何取被服文德又以四行輔助之非國何取言必得國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成公晉文公之庶子成公黑臀也歸者自周歸于晉晉趙穿殺靈公趙盾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蓍曰筮筮立成公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下乾上乾坤下乾上否乾初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乾天也君也故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而為坤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世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體不變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君三出于周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一謂成公已往為晉君也後之不知不知最後者在誰也其次必此次成公而往者必周子也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

規畫也臀尻也三而畀驩之孫畀予也三世為君而更予驩之孫驩晉襄公之名也孫曾孫周子也自孫以下皆稱孫詩云周公之孫謂僖公也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賈侍中云於今單襄公時也晉厲公即黑臀之孫也黑臀之後二世為君與黑臀滿三世矣唐尚書云時晉景公在位成公生景公故言再昭謂晉成十七年單襄公與晉厲公會于柯陵後二年而單襄公卒其歲厲公弒則襄公將死時非景公明矣賈君得之襄公曰驩此其孫也此周子者晉襄公之孫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襲合也三合德夢卦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

克大誓伐紂之誓也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以三襲也言武王夢卜祥三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也今晉周德夢卜亦三合將必得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仍數也鮮寡也胄後也晉厲公數行無道晉公族之後又寡少將失國也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晉子周子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亂謂殺也

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四年是歲齊人城郟

穀洛鬬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鬬者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鬬者兩水

激有似于鬬也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郟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太子晉諫曰不可晉靈王太子也蚤卒不立晉聞古之長民者長猶君也不墮山墮毀也不崇藪崇高也澤無水曰藪不防川防障也流曰川不竇澤澤居水也竇決也不為此四者為其反天性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物所生歸也川氣之導也導達也易曰山澤通氣澤水之鍾也鍾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為川谷以導其氣疏通也陂唐污庳以鍾其美畜水曰陂唐堤也美謂滋潤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大曰崩小曰阤氣

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也越散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齊語曰陵為之終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虞度也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逆天地之性昔共工棄此道也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也或云共工堯時諸侯為高辛所滅昭謂為高辛所滅安得為堯諸侯又堯時共工與此異也虞于湛樂虞安也湛淫也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堙塞也高謂山陵庳謂池澤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

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有虞舜也鯀禹父崇鯀國伯爵也堯時在位而言有虞者鯀之誅舜之為也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播放也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者謂障洪水堯用殛之于羽山殛誅也舜臣堯殛鯀于羽山羽山今在東海祝其縣南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度法也釐改制量釐理也量度也象物天地取法天地之物象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比類百則類亦象也儀之于民儀準也而度之于羣生度之謂不傷害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為諸侯伯佐助也言共工從孫為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高高封崇九山也下下陂障九澤也疏川決江疏河也道

滯鑿龍門闢伊闕也鍾水豐物（鍾聚也蓄水潦所以豐殖百物）封崇九山（封大也崇高也除其壅塞之害通其水泉使不墮壞是謂封崇凡此諸言九者皆謂九州之中山川藪澤）決汩九川（汩通也）陂障九澤（障防也）豐殖九藪（豐茂也殖長也）汩越九原（越揚也）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合通四海（使之同軌）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雹）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積之氣）火無災燀（燀焱起貌天曰災人曰火）神無閒行（閒行姦神淫厲之屬）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足故無淫濫之心）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逆）物無害生（蝗螟之屬不害嘉穀）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帥循也軌道也儀法也）莫非嘉績克厭帝心

謂禹與四岳也嘉善也績功也克能也猒合也帝天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祚禄也論語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是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於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祉福也殷盛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者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育萬物姒猶祉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下為大也祚四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佐禹有功封於吕命為侯伯使長諸侯賜姓曰姜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氏曰有吕以國為氏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肱臂也豐厚也氏曰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于股肱心膂呂之為言膂也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王之後王謂禹四

伯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緊是也言禹與四岳豈是多寵之人乃亡王之後禹鯀之子禹郊鯀而退王之四岳共工從孫共工侵陵諸侯以自王言皆無道而亡非伯王所起明禹岳之興非因之也唯能釐擧嘉義擧用也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下後也典常也有夏雖衰杞鄫猶在杞鄫二國夏後也猶在在靈王之世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受祀謂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也迄至也至於有天下謂禹也祀或為氏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慆慢也間代也以慢淫之心代其嘉功謂若桀也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踣僵也振救也絕後無主無祭主也堙替隸圉堙沒也替

廢也隸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緐黃帝之後共工炎帝之後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也義宜也不儀生物之則也儀準也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以忠信之心代其惱淫也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順四時之令而動也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朗明也終猶成也融長也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也附隨也若啓先王之遺訓啓開也訓教也省其典圖刑法典禮也圖象也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

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明精氣也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亂人狂悖怨亂之人也過其門干其怨也又曰佐饔者嘗焉饔烹煎之官也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猶財色之禍生於好之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詩大雅桑柔二章也騤騤行貌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夷平也靡無也泯滅也疾厲王好征伐用兵不得其所禍亂不平無國不見滅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桑柔之十一章也寧安也荼苦也言民疾王之虐貪樂禍亂安

為苦毒之行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彰惕惕然恐懼也彌終也章著也言見禍亂之戒不恐懼修省以銷災咎而埀飾之禍敗終將章著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弭止也此四王父子相繼厲暴虐而流宣不務農而料民幽昏亂以滅西周平不能修政至於微弱皆已行所致故曰貪天禍禍敗至今未止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寧安也堯時鴻水黎民阻飢稷播百穀民用乂安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

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修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祖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革更也典法也厲王無道變更周法至今已十四王也謂厲宣幽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至景王十五世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少猶裁也光明也逆迎也休慶也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章明也輔助也王亦無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鑒鏡也黎九黎苗三

苗也少皡氏衰九黎亂德顓頊滅之高辛氏衰三苗又亂堯誅之夏商之季謂桀紂也湯武滅之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方四方也謂逆四時之令而蔑棄五則蔑滅也則法也謂象天儀地和民順時共神也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夷滅也彝尊彝宗廟之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隸役也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崇高也賈侍中云一耦之發廣尺深尺為畎百步為畝昭謂下曰畎高曰畝畝壟也書序曰異畝同穎畎畝之

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靖治也無有異焉唯所行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謂湯伐桀也將焉用飾宮其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咨議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詩書上亂生不夷之屬民之憲言無過亂人之門則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也文詩書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也德猶利也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

害之道也王卒蘊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王之子太子晉之弟也多寵人謂寵子朝及臣賓孟之屬也景王崩王室大亂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許賓孟立子朝未立而王崩單子劉子立子猛而攻子朝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非也定當為貞貞王名介敬王子也是時大臣專政諸侯無伯故王室遂卑

晉羊舌肸聘于周肸晉大夫羊舌職之子叔向之名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發其禮幣於周大夫次及單靖公公王卿士單襄公之孫頃公之子靖公享之儉而敬享禮薄而身敬也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賓禮所以賓待叔向之禮

也送之以物曰贈以飲食曰餞餞郊禮也上位在靖公上也視之不敢踰也燕無私無私好貨及籩豆之加也送不過郊至郊而反亦言無私語說昊天有成命語宴語所及者說樂也昊天有成命周頌篇名單之老送叔向老家臣室老也禮卿大夫之貴臣為室老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一姓一代也昔史佚有言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曰動莫若敬敬可久也居莫若儉儉易容也德莫若讓讓遠怨也事莫若咨咨寡失也單子之貺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崇高也器無彤鏤儉也彤丹也鏤刻金飾也身聳除潔聳懼也除治也外內齊給敬也外在朝建內治

家事齊整也給備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宴好所以通情結好也享賜所以疇

賓賜下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放依也咨言必與上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殽殽雜也衆人遇郊單子獨否所以不殽雜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

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盛德二后也謂成王即位始郊見推文武受命之功以郊祀天地而歌之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昊天天大號也二后文武也康安也言昊天有所成命文武則能受之謂脩已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夙夜基命宥密夙蚤也夜莫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

寧也言二后恭起夜寐始行信命以寬仁寧靜為務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緝明也熙光也亶厚也厥其也肆固也靖和也言二后能光明其德厚其心以固和天下是道成王之德也是詩道文武能成其王德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烈威也言能明其文使之昭定其武使之威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稱舉也翼敬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推功曰讓書曰允恭克讓賈唐二君云言二后所以受天命者以能懷有德也謂詢于八虞訪于辛尹之類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言不敢自安逸者是其敬百姓也百姓百官夙夜恭也夙夜敬事曰恭書曰文王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鄭後司農云廣當為

光廣亦如之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始篇之首句也言以敬讓為始也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中篇之中句也帥循也言其恭儉信寬循而行之歸於安民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其終篇之終句也廣厚其心美其教化而固和之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成成王命也其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應當也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詩大雅既醉之六章類族類也壼相也言孝子之行先於室家族類以相致乃及于天下也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祚福也胤嗣也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言能以孝道施

於族類故不辱前哲之人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蕃息也育長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膺抱也保持也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物事也混同也章明也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單單氏之世也闕缺也茲此也此君靖公也它它族也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二十一年魯昭之十八年也

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古曰泉後轉曰錢貫侍中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黄黄為上幣銅鐵為下幣大錢者大於舊其貫重也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鄭後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也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識本制至漢唯五銖久行王莽時錢乃有十品今存於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大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則唐君所謂大泉者乃莽時泉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赧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改轉不相因先師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皆非事實又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有二品省之不熟耳

單穆公曰不可 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 古者天災降戾 降下也戾至也災謂水旱蟲螟之類 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 量猶

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拯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小大民皆以為利也錢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也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斂也民不給將有

遠志是離民也給供也遠志逋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平輕重之屬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所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也怠緩也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謂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猒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為羸病之國天降禍災未猒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君以善政為經臣奉而成之為緯也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

樹立也除除令不從之患夏書有之曰關石和均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令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詩大雅旱鹿之首章也旱山名山足曰鹿榛似栗而小楛木名濟濟盛貌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夫旱鹿之榛楛殖殖長也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既盡也散亡謂無山林衡虞之政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彫傷也穀地為田麻地為疇荒虛也蕪穢也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險危

且絶民用以實王府絶民用謂廢小錢斂而鑄大也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汙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災之備也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令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翳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曰翳滅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景王二十三年魯昭之二十年賈侍中云無射鍾名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或說云鑄無射而以

林鍾之數益之昭謂下言細抑大陵又曰聽聲越遠如此則賈言無射有覆近之矣唐尚書從賈

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鮮寡也寡其繼者用物過度妨於財也

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積聚既喪謂廢小錢生財也殖長也

且夫鍾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

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鍾陰聲之大者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

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非法

鍾之聲也猶目所不可以為目也若目之精明所不能見亦不可以施目也耳目所不能及而強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疾也

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

寸之間（六尺為步賈君以半步為武）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常）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清濁律呂之變也黃鍾為宮則濁大呂為角則清）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舉也）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為鈞法百二十斤為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有斤兩之數生於黃鍾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為銖是為一龠龠二為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出於鍾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錙銖方寸大謂斤兩丈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耳不

及知其清濁也比之不度不度不中鈞石之數鍾聲不可以知和耳不能聽故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量衡之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習於和正則不眩惑也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歆猶嘉服也言德以言發德教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殖立也方道也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

然則能樂夫耳内和聲而口出美言（耳聞和聲則口有美言此感於物也）以為憲令（憲法也）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也）口内味而耳内聲聲味生氣（口内五味則耳樂五聲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信審也名號令也）明以時動（視明則動得其時也）名以成政（號令所以成政）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時所以財長生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不和無射大林也若聽樂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入不精美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也）

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慝惡也此四者氣佚之所生也狂悖眩惑說子朝寵賓孟也轉易過慝嬖子配適將殺大臣也）出令不信（有轉易也）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為盡力也）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錢鑄大鐘也）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守官所守之官也弗及弗及知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也）鐘尚羽（鐘聲大故尚羽）石尚角（石磬也輕於鐘故尚角角清濁之中

匏竹利制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無所尚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為主第次也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保安也備具也殖長也古者以樂省土風而紀農事故曰樂以殖財也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尚細聲謂鐘尚羽石尚角也輕者從大輕瓦絲也從大謂瓦絲尚宮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議從其調利革木一聲革鼗鼓也木柷圉也一聲無清濁之變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和八音克諧也平細大不踰也故可以平民樂和即諧政和即平也聲以和樂律以平聲聲五聲以成八音而調樂也貫侍中云律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大蔟為商

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所以平五聲也金石以動之鍾石所以動發五聲絲竹以行之絃管所以行之詩以道之道已志也書曰詩言志歌以詠之詠詠詩也書曰歌永言聲依永匏以宣之宣發暢也瓦以贊之贊助也草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物事也極中也極之所集曰聲集會也言中和之所會集曰正聲聲應相保曰和保安也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令無射有大林是不平也如是而鑄之金鑄金以為鍾也磨之石磨石以為磬也繫之絲木繫絲木以為琴瑟也越之匏竹越匏竹以為笙管越謂為之孔也樂記曰朱弦而疏越節之節其長短小大鼓而行之以遂八風遂猶順也傳曰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正西曰兑

為金為閶闔西北曰乾為石為不周正北曰坎為革為廣莫東北曰艮為匏為融風正東曰震為竹為明庶東南曰巽為木為清明正南曰離為絲為景風西南曰坤為瓦為涼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滯積也積陰而發則夏有霜雹散陽陽不藏冬無冰李梅實之類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令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射也主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金多也正害財匱妨於樂樂從和今正害財匱故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細無射也大大林也言大聲陵之細聲抑而不聞不容於耳耳不能容別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越透也言

無射之聲為大林所陵聽之微細迂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宗官宗伯樂官屬焉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樂以殖財也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中德中庸之德聲也中音中和之音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合神人謂祭神祀享宴也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聽從也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逞快也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財匱故民離樂不和故神怒也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和伶人樂人也景王二十四年魯昭二十一年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

未可知也州鳩以為鍾實不和伶人媚王謂之和耳故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言聲音之道與政通也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故曰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羣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也衆口鑠金鑠銷也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之也令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金害民之金謂錢鍾也懼一之廢也二金之中其一必廢王曰爾老耄矣何知八十曰耄耄昏惑也二十五年王崩鍾不和崩而言鍾不和者明樂人之訣

王將鑄無射 王景王也 問律於伶州鳩 律鍾律也 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為律陰為呂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林鍾中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也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 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 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而為樂祖祭於瞽宗謂之神瞽考合也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也 度律均鍾百官軌儀 均平也軌道也儀法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法也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也 紀之以三 三天地人也古者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 平之以六 平之以六律也上章曰律以平聲 成於十二 十二律呂也陰陽相扶助律取妻呂生子上下相生之數備也

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一十月曰黃鍾乾初九也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為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黃鍾初九六律之首故以六律正色為黃鍾之名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為宮法云九分之六得林鍾初六六呂之首陰之變管長六寸六月之律坤之始也故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是以初九為黃鍾黃中之色也鍾之言陽氣鍾聚於下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宣偏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十一月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五聲為宮含元處中所以徧養六氣九德之本由是第之由從也第次也次奇月也二曰大蔟正月曰大蔟乾九二也管長八

寸法云九分之八大蔟言陽氣大蔟達於上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贊佐也賈唐云大蔟正聲為商故為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也明堂月令曰正月蟄蟲始震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潔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養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為角是月百物修潔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享宴可以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三分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委蕤柔貌也言陰氣為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酬勸也酢報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

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成民之志使無疑貳也

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宣徧也軌道也儀法也九月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

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間六呂在陽律之間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呂陰律所以侶間陽律成其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者也伏則不宣散則不和陰陽序次風雨時至所以生物也

元間大呂助宣物也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管長八寸八分法云三分之二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為八寸分寸之一百四下生律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鍾為主故曰元間以陽為首不名其

初臣歸功於上之義也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天氣始於黄鍾萌而赤地受之於大呂牙而白成黄鍾之功也

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二月曰夾鍾坤六五也管長七寸四分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為七寸分寸之千七十五隙間也夾鍾助陽鍾聚也細微也四隙四時之間氣微細者春為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夾鍾出四時之微氣也

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月曰中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為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陽氣起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純乾用事陰閑藏於內所以助陽成功也故曰正月正月正陽之月也

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月曰林鍾坤初六也管長六寸律長六寸林衆也言萬物衆

盛也鍾聚也於正聲為徵展審也俾使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偽詐使之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大敬其職也

五間南呂贊陽秀也

八月曰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榮而不實曰秀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也贊佐也

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十月曰應鍾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言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月令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程度無或詐偽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

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律呂不變易其常各順其時則神無姦行物無害生

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

細細聲謂角徵羽也鈞調也鍾大鍾鎛小鍾也昭明也有鍾無鎛為兩細不相和故以鍾為節節明其大者以大平細

大鈞

有鎛無鍾大謂宮商也舉宮商而但有鎛無鍾為兩大不相和故去鍾而用鎛以小平大甚大無鎛鳴其細也甚大謂同尚大聲也則又去鎛獨鳴其細細謂絲竹革木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大聲昭小聲鳴和平之道和平則久久可久樂也久固則純固安也可久則安安則純也孔子曰從之純如也純明則終終成也書曰蕭韶九成終復則樂終復終則復奏故樂所以成政也言政象樂也故先王貴之貴其和平可以移風易俗王曰七律者何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為音器用黃鍾為宮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從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為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

八日戊子於夏為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日在析木之津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為析木其間為漢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辰在斗柄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為十二月夏為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星在天黿星辰星也天黿次名曰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天黿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黿之首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星辰星辰星在須女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故皆在北維北維北方水位也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建立也顓頊帝嚳所代也帝嚳周之先祖后稷所出也禮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

顓頊水德之王立於北方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令周亦木德當受殷之水猶帝嚳之受顓頊也

我姬氏出自天黿姬氏周姓天黿即玄枵齊之分野也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大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於天黿傳曰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又曰有星出於須女姜氏任氏實守其地

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從斗一度至十一度分屬析木日辰所在也建星在牽牛間謂從辰星所在須女天黿之首至析木之分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言得水類也

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皇君也生曰母死曰妣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也女子謂昆弟之子男女皆曰姪伯陵大姜之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後大姜之姪殷之諸侯封於齊地齊地屬天黿故祀天黿死而配食為其神主故云馮馮依也言天黿乃皇妣家之所馮

依非但合於水木相承而已又我實出於水家周道起於大王故本於大姜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歲星在鶉火鶉火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辰馬謂房心星也心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駟駟馬也故曰辰馬言月在房合於農祥也祥猶象也房星晨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魯語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王武王也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也自鶉及駟七列也鶉火之分張十三度駟天駟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之位南北之揆七同也七同合七律也揆度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黿子鶉火周分野天

黿及辰水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凡凡合神人之樂也以數合之謂取其七也以聲昭之用律調音也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同謂神人相應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七同其數謂七列七同七律也律和其聲律有陰陽正變之聲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夜陳師陳師未畢而雨雨天地神人叶同之應也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夷平也則法也夷則所以平民無貳也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夷則上宮也故以畢陳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一曰陽氣在上故曰上宮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長謂先用之也辰時也辰日月之會斗柄也當初陳

之時周二月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 上所以蕃屏民則下臨其時名其樂為羽羽翼其衆也也屏蔽也羽之義取能蕃蔽民使中法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布戎陳兵也謂夜陳之晨旦甲子昧爽左杖黃鉞右秉白旄時也黃鍾所以宣養氣德使皆自勉尚桓桓也黃鍾在下故曰下宮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名此樂為厲者所以厲六軍之衆也以大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商紂都也文文王也底致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明文王之德致紂之多辠大蔟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大蔟在下故曰下宮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

舍於百姓嬴內地名憲法也施施惠舍舍辠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無射在上故曰上宮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亂治也柔安也

景王既殺下門子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欲立王子朝故先殺子猛傅下門子也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賓孟周大夫子朝之傅賓起也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侍者孟之從臣也憚懼也純美為犧祭祀所用言雞自斷其尾者懼為宗廟所用也遽歸告王遽猶疾也賓孟有寵於王欲立王子朝王將許之故先殺下門子賓孟知意故感犧之美念及子朝疾歸語王勸立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信誠也雞畏為宗廟之用故自斷其尾此誠六

畜之情不與人同人犧實難己犧何害人犧謂雞也為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己謂子朝己自為犧當何害子人君冕服有似于犧故以喻焉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言雞惡為人所用故自斷其尾可也自可爾也人異於是異於雞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犧者實用人也用人猶治也人自作犧則能治人王弗應弗應者曉其意畏大臣也田于鞏鞏北山令河南鞏縣也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單子單穆公也克能也王欲廢子猛更立子朝恐其不從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故未能也在魯昭二十二年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敬王景王之子

悼王之弟敬王丐也十年魯昭三十二年劉文公王卿士劉摯之子文公卷也萇弘周大夫萇叔也欲城成周者欲城成周之城也成周在瀍水東王城在瀍水西初王子朝作亂於魯昭二十三年夏王子朝入于王城敬王如劉秋敬王居于翟泉翟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魯昭二十六年四月敬王師敗出居于滑十月晉人救之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子朝既奔其餘黨僕徧之徒多在王城敬王畏之於是晉徵諸侯戍周月役頻勞故萇弘欲城成周使富新石張為主如晉請城成周也魏獻子為政獻子晉正卿魏絳之子舒也說萇弘而與之說好萇弘從其求也將合諸侯合諸侯以城周衛彪傒適周聞之彪傒衛大夫也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沒終也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周詩飫時所歌支拄也其所壞亦不

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監觀也夫禮之立成者為飫立成立行禮不坐也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節體也曲章曲也與類也言飫禮所以教民敬戒昭明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曲威儀少比類也是以為之曰惕其欲教民戒也惕懼也是以日自恐懼欲民知戒慎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知天地之為謂所支壞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

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殆近也水火之所犯犯害也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如登喻難如崩喻易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孔甲禹後十四世也亂夏禹之法四世孔甲至桀四世而亡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玄王契也殷祖契由玄鳥而生湯亦水德故云玄王勤者勤身修德以興其國也自契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言其難也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帝甲湯後二十五世也亂湯之法至紂七世而亡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也幽王亂之十有四世自幽王至今敬王十四世也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胡何也夏殷之亂或四世或七世而亡今周十有四世而無德以救之雖未亡得守府藏天祿已多

矣又何可與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言周之道德禮法所以長育賢材猶天之有山川大藪良材之所生也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蕩壞也小阜曰魁悛止也言幽王䜴亂周之法度猶壞毀高山以為魁陵糞土殘絕川藪以為溝瀆無有悛止之時單子曰其咎孰多謂萇劉也曰萇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萇叔萇弘字也速及速及於咎也以道補者欲以天道補人事夫天道導可而省否導達也省去也萇叔反是以誑劉子誑惑也必有三殃違天一也支所壞反道二也以天道補人事誑人三也惑劉子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為戮雖晉魏子魏獻子也亦將及焉咎及

之也若得天福其當身乎當其身禍尚微後有繼故為天福也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殃及子孫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棄常法不修周法也從私欲欲城成周也用巧變以崇天災巧變者見周滅于西都平王東遷以護久長故令欲復遷也崇猶益也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勤勞也名功也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之元年遂田于大陸焚而死田以火田也大陸晉藪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萇弘范中行晉大夫范吉射中行寅也作難叛其君

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敬王二十八年魯哀三年晉人以讓周周為之殺萇弘

及定王劉氏亡劉氏文公之子孫也定亦當為貞

國語卷三